

東西兩大衝突將化爲一麼？

蔣廷黻

德國退出國聯的消息傳出以後，全世界的國家都看身邊的槍是否已配上子彈，即時可放。國際形勢的嚴重是一九一四年以後所曾未有過的。

裁軍會議的衝突根本是法德的衝突。這是當代西方的大問題。法德有這軍備的衝突，因為他們有政治的衝突：軍備都是爲貫徹政策而設，戰爭就是外交的續演。德國雖口口聲聲說，牠是爲平等，爲國防而奮鬥，其實這都是外交官話：「平等」不過是作用，「國防」徒爲口實。近數年來，法國雖握有世界最大的陸軍，世人皆知法國絕無侵略德國的野心。法國不但不想侵略，且在可能範圍內已對德國表示種種退讓，以求兩國關係歸入友誼的途徑。萊因河畔的佔領軍提早撤退；賠款始則減少，終竟取消；關於海外殖民地，法國亦表示有商量的可能。法國所不能退讓者就是此軍備問題。因爲什麼原故呢？一則因爲德國的人口比法國要多二千萬，幾三分之一，且加增率較高；目前法強於德，根本德強於法。二則因爲自歐戰以來，德國顯不服輸，要圖報復，把維爾塞條約看作德國的國恥。德國軍備所要貫徹的政策就是這條約的修改；此外德國並無軍

備的目的。法國在四十四年內曾兩次受德國的侵略；而現今德國的當權者又是極端國家主義的信徒。法國只能作政治的讓步，絕不能讓德國有用軍備來實現野心的可能。法德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現今國際的根本事實。裁軍會議的決裂並不出吾人意料之外。

費解釋的不是法德的衝突，是其他列強的分野。第一英國這次的態度完全與法國一致，其當局言語的強硬反過於法國。法德軍備的平等與英國有何不利？她們兩國勢力敵，英國更能舉足輕重，這就是英國外交之利。大戰以前，英德之間因爲海軍的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戰後德國的大艦隊沉於海底，現有的軍艦簡直不足當英國海軍之一擊。關於軍縮問題，英國無幫助法國之必要。英國既助法國，那必是因爲法國關於別的重要問題能給英國相當的助力。

意大利是不滿意大戰後世界土地及權力分配的國家之一。牠所處的地位完全與德相同。且兩國均以法西斯主義治國，論理亦應互相提携。同時法意兩國爲地中海的海權素不相睦。這次在裁軍會議內，意大利反左袒法國。這更

費解釋了。吾人試問意大利近代的外交，就知道意大利向不與英國處相對的地位。大戰以前，德奧意三國原為聯盟，以後反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近年意德關係頗密切，一到緊急的時候，意大利又捨德而就英法。此無他：意大利既以半島立國，牠的出路在與海權國合作。

法德軍備的平等並無不利於美國。此時美德之間全無直接的利害衝突。且上年冬季因為法國拒絕交付到期的戰債，美法之間的感情一時頗為惡化。今茲在我軍會議內，美國代表反與英法代表一致。美國豈不是白為法國作了馮婦？據吾人所知，國際上最講禮尚往來，絕無白作馮婦的事情。

自九一八以來，法國對於遠東問題一向冷淡，輿論界且常發袒目的言論。近來關於中東路問題，忽反常態，大與蘇俄表同情。俄法的接近是今年外交界的一個大事實。

平教會與定縣

平民教育會在河北省定縣傳播它的教義，到現在整整的十幾多年的工夫了。前幾天——雙十節那一天——河北省政府奉中央命令所組織的縣政建設研究院，在定縣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到場的都是文武大官，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如

法聯俄，無疑的，是為對付德國；俄聯法是為對付誰呢？同時蘇俄外長即將應美總統之約，赴美談判美俄的復交。美法兩國的對俄政策如出一轍。

我向來覺得世界儘管有國聯及第三國際的活動，國際的關係不是短期內所能改造的。大戰以前的外交方式究竟是常態方式。國際主義的活動，無論是赤色的或白色的，雖有其影響，尚未到推改常態的程度。日本近年的舉動就是促進世界外交復戰前常態之主要動力之一。戰前英德為海軍，法德為亞羅兩省，俄奧為近東互處相對的地位。久而久之，這三個衝突打成一片，而英法俄與德奧分成兩壘。現在的世界又有兩個大衝突，遠東和法德。最近外交的發展表示列強將作進一步的分野，而法德問題及遠東問題又將化為一個世界問題。

十月二十二日

燕樹棠

權威者晏陽初先生被任為院長，在場主席，並拉到此鄉村民衆代表，在場湊趣。晏先生在定縣十年前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平民教育會十年前在

北平不過一部份號稱教育家聚會之所，現在在定縣竟有會員一萬餘人的民衆，只就平民教育會本身說，的確也是很大的成功。但是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平民教育會，在定縣的施設與活動，只聽見了國內外名流偉人的贊揚，向來沒有聽見過被試驗的定縣民衆的呼聲，因此自然更無從知道被治者定縣老百姓的情感和苦痛。我不幸也是定縣的老百姓，雖在外不能分擔縣內父老子弟們物質的苦痛，都因為我生長在定縣，我對他們自然要有無限的同情。我現在所要講的話，不是我個人對於平民教育會的私見，是把定縣平民方面的輿論和輿情，總合起來，代替我們那被試驗的『文盲』的老百姓們，對於那試驗者不文盲的平民教育會的活動，說幾句話。

(一) 定縣民衆懷疑平民教育會利用模範縣招牌之動機，向來對平教運動之領袖不表信任。民國元二年的時候，定縣有一位縣長，名叫孫發緒，是黎元洪的親信，他爲他自己出風頭，把定縣改爲『中華民國全國模範縣』，添設了好些機關，不但人民的負擔隨著增加，借官廳的威勢而欺壓老百姓的劣紳也隨著增加了。當時孫縣長誇耀他辦模範縣的政績，曾招引了許多的人到定縣參觀模範縣。模範縣之內並且辦了一個模範村，更是名不虛傳，引動了外

界人士之注意。模範縣之名因此遠播全國，老百姓沒有得不到模範縣的好處，只感覺了增加負擔之苦痛。那位孫縣長却一步一步的高陞爲巡按使爲省長去了。

到了後來，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晏陽初先生來到定縣辦理平教，並宣布了『除文盲作新民』大政方針，要改造定縣，一般老百姓，愚者發生再增負擔的恐懼，而黠者却追問他們來到定縣之動機，說道『晏先生是四川人爲什麼不在他的家鄉去作好事？若要在人口衆多的區域，爲什麼不在北京天津？若是在文化極下的區域，爲什麼不在綏遠或甘肅？恐怕是第二孫縣長來了罷？』定縣民衆，自始就懷疑平民教育會的誠意！

(二) 平民教育會把定縣固有之建設冒充自己之成績。平民教育會在外邊無論怎樣宣傳他們的建設成績，在定縣一般人的心中，明了實際的狀況，知道他們虛偽的冒功。定縣的民衆在河北省向來是認爲最努力的老百姓，農業，水利，教育，都有很好的成績。一般的農人對於選擇耕種，利用土壤，及製造又便宜又好的肥料，因有不記年代的久遠的經驗，都有有效的辦法。定縣土厚水深，河水可以數田的很少，徧地都是人工所鑿掘之水井，舊法是慢慢汲水，新法是用牛馬所拉之水車汲水。所以定縣老百姓常

有『旱不死的定州』之自豪語。去年春夏秋三季禾稼滿地，不見隙土。這都是定縣老百姓自動的成就，而平民教育的領導者却向參觀的人們宣傳說這田是他們指導着耕種的，說水井是他們指導着開鑿的。定縣在三四十年前就有笨重的水車，十餘年前有一位劉仙洲先生——現在是清華大學的工程教授——他把水車改良，改的輕便了。近年以來這種改良的輕便水車在定縣及臨縣都普遍的應用，而平民教育會說是他們改良的，這豈不是大笑話嗎？

說到教育！平民教育會大聲疾呼的喊叫在定縣『除文盲』。更是笑話！定縣設立學校，為期很早。三十年前，——庚子以後——就有縣中講新學的谷九峰先生等數人創立『定武中學』，始而在縣城設立小學，繼而推廣到四鄉添設小學。近十年來各村莊都有小學，大村莊並有女學，學校在鄉村已經普遍的設立，小學不收學費，無論貧富，都有上學讀書的機會。中小學校畢業的學生沒有統計。大學畢業生有八百餘人，東洋留學的有一百餘人，與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同樣吃過西洋麵包的已有七八人。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教育上的貢獻，充其量不過是在數百村莊之五六村莊中的小學裏邊附設了幾班識字班，讀讀他們的『千字課』而已，嗚呼哀哉，平民教育會『除文盲』喊聲和成績！

說到平民教育會教訓老百姓們講衛生。老百姓們這樣說明衛生問題：『講衛生！每天把院子掃的乾乾淨淨，把桌子凳子拭的光亮，我們知道，但必須在耕田作飯的餘暇；剩下的飯菜不好吃不可吃，我們懂的，但我們必須留起來再吃；把衣服常常洗濯，穿著舒服，我們也知道，但是我們計算——一件衣服若半月洗一次，可以用兩年，若五天洗一次只能用一年，我們沒有錢作新衣服，只有少洗幾次，多用幾月。那麼，我們老百姓雖沒有知識，還勞動醫學博士來教訓我們嗎？』

說到他們的改良牲畜，更加不通！晏陽初先生從美國帶到了幾個大豬，其大如牛，每頭體重有八百多斤，每日須吃大豆高粱四五斤，又肥又大真是好看。據說每人參觀，一定要領到豬圈之傍去看大豬，以博得參觀人士之贊賞。定縣所產的土豬，名為『笨豬』是對『洋豬』而言，大者的體重不過一百二三十斤，是家畜，這些笨豬雖不景氣，但它們吃的東西也不講究——潑鍋的污水，腐敗的飯菜，混合糠粃，作它們的食料。這笨豬是定縣大宗土產，以北平為銷場。晏先生對老百姓們說：『你們若把你們的笨豬淘汰下去，都換成我的洋豬，你們就發財了！不患貧了！』的確！去一個笨豬，添一個洋豬，等於增加七百斤

豬肉，若換成一萬頭洋豬，就等於增加七百萬斤豬肉。但大豆高粱是老百姓們吃的！晏先生的洋豬可以與老百姓爭食，笨豬那有這樣的口福！總而言之，平民教育會在定縣的成績，全係有名無實，全是冒功買名的宣傳。

(三) 平民教育會在定縣製造政黨與非政黨之衝突。從前晏陽初先生在定縣只有一部分的教權，而政權不在他的手中。今年定縣縣長霍六丁先生是平民教育會社會組的主任，全縣政教兩權因此就完全統於一尊了！自然可以為所欲為，言所欲言。他們對老百姓誇威風，說定縣人口有三十多萬，他們有一萬名平教會員，以一萬名有組織之民衆統制三十萬無組織之民衆，誰敢不服從！果然，他們一步一步的實現他們這種政策。自霍縣長就職以後，他所組織一切民衆團體，都是以平教會員為基礎。從前憑借官勢以欺壓老百姓的人不過是數十名劣紳。現在呢？這一萬名平教會員變成了縣長的爪牙。結果：從前一般老百姓受數十人之欺壓；現在反受一萬人之欺壓了！平教會員可以直接面見縣長；非平教會員就沒有這個機會。鄉下人能見縣官就可以欺詐鄉愚。現在平教會員實在是定縣的統制階級，晏陽初先生實在是定縣的『斯台林』了。所以大家呼平教會員為『政黨』。數月以來，政黨與非政黨之衝突，時有

所聞，彼此間的惡感，日甚一日，一般人大感不安。

(四) 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潛伏反動勢力。近兩年河北省軍警當局把定縣劃為赤區。定縣城南常發現所謂抗債團，抗租團，均糧團，以及各種反動的標語。平教縣長在審理訟案的時候，亦常以農村經濟破產為理由，訓戒『地主不得壓迫『租戶』，『債主』不得壓迫『借債人』。縣長對老百姓們，用此類名詞，盡分珍誠。因此抗債抗租之事日多，平教縣長只本主義而行，並不依法辦理。結果，老百姓大家愈加恐慌，農村經濟愈走死路，好像平教運動與反動勢力互相呼應而故意製造階級惡感，階級鬥爭，社會恐慌。現在定縣有識之份子都認為平教會的活動若不停止，全縣民衆勢必至于沸騰崩潰，不可收拾！

(五) 平民教育會提高了定縣生活程度。平民教育會的本部及附屬的機關都設立在定縣城內，他們每年二十多萬的經費大部分用作他們的薪金。城內頭等的房子都徵他們租用作了公館，他們雖以平民自居，但佔用城中貴族式的房子，他們還以為不美觀，都已另加修飾。那些公館內的小姐太太們都是摩登裝飾，摩登衣服。城內的『文盲』婦女固然隨時效顰，那城外的村女村婦也因羨慕而仿效。

因此這幾年城內添了好些家綢緞莊洋貨店。前幾年定縣城

內若想吃海參的酒店，必須一個星期以前定作；現在若想吃燕翅席立刻即可做妥。這幾家大飯館全憑平民教育會職員各家公館作他們的主顧。定縣人雖『文盲』無識，也自然而然的垂涎起來。定縣本是老老實實的農業社會，生產力沒有比從前增加，而侈奢之風却日甚一日，平教領袖們的觀感與模範大異有力焉。外邊的人們看見定縣每年由平民教育會帶到了二十多萬大洋錢，認為定縣得到好處，但在定縣一般人方面正感覺受了大害而且遺禍患於將來。

(六) 平民教育會侮辱定縣民衆的人格。平民教育會的領袖們對定縣民衆的態度，縣內有些知識的人士都認為是侮辱全縣民衆的人格。他們對待一般老百姓們，好像日本在太平洋羣島行使委任統制，好像西洋在中國傳教的牧師。晏陽初先生現在把定縣全縣的政教兩大權操在自己一人之手，當然可以隨時命令縣長隨時傳喚無間的老百姓們進城來接受院長的訓話。平民教育會本是私人團體，但晏陽初先生從前即能利用縣長的威權嚇令老百姓進城聽訓。前年是晏先生在定縣權威最大的時期——當時晏先生在定縣以平民的資格接連不斷的接到蔣主席和張副司令的召他進京來平的電報。他於是乎請縣長召集全縣各村長村副進城談話，當場晏先生把蔣張兩位大人的電報從兜裏掏

出來，向那些鄉村村長村副高聲朗讀一遍，會場肅靜，屏息敬聽，鄉村老百姓們傳頌一時，說晏先生比蔣主席張司令的本領還大；不然，他們為什麼誇他呢？但是有的人可欺，不是人人都可欺！有些知識的『鄉愚』而大為憤恨，大說特說的議論，謂這種辦法是『欺詐鄉愚，依勢凌人』，認為是莫大之侮辱。諸如此類的瑣事甚多。定縣一般的民衆對於平教運動，一天一天增加厭惡的心理，全縣三十餘萬民衆，除被誘入而為會員的一萬人而外，都希望『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平教領袖們喊叫十幾年『除文盲』，『作新民』，『救愚』，『救窮』，『救弱』，『救私』，等等口號。一般老百姓心裏漸漸的難過起來，說道：『我們又愚，又窮，又弱，又私，又文盲，又腐敗，可如何是好呢？』平教先生們就說了：『聽我們的話，你們就好了』！老實的老百姓聽過十幾年的教訓，仍然覺着沒有長進！尤其是覺着更窮了，更弱了，更弱即怕官兒了，更怕平教會的官了。那有些知識的老百姓就憤急起來，罵道：『混蛋！你們平教會把我們定縣人看作什麼東西了，豈有此理！』的確！外國的牧師到中國來傳教，把中國人看作可憐虫，前來拯救，即使他們懷抱着真正大慈大悲的善心，中國人也不願自居可憐虫，而

受他們的憐惜，這是人類自尊的天性之反應。難道說平教領袖們真不知道這簡單的道理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

(一)依定縣一般人的見解，平民教育會在定縣的工
作，不但有名無實，并且將引起民間階級的紛
糾；

(二)定縣的社會成績是定縣固有的，不是平民教育會
造出來的；

(三)定縣一般人認平民教育會的施設是爲他們自己少

跋燕先生的論文

我沒有到過定縣，我也沒有參觀過平民教育會，不過我生長在一個偏僻的鄉裏，至今因爲公私的關係常對鄉村的情形加以注意。我覺得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鄉村問題。換句話說，中國的問題就是鄉村的放大幾百倍；幾千倍，而鄉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的縮影。各縣的縣城都是小南京；在這裏面，派別的爭權奪利都是齊備的；所不同的，在大南京，人們爭幾百元一個月的地位，在這些小南京裏，人們所爭的是幾十元，甚至幾元錢一個月的小差事，而小差事的爭奪所引起的憤慨和仇恨往往超過大地位

數人的私利，不諒解他們是爲定縣的公益；

(四)定縣一般人對平民教育會人員所發生的厭惡，積
恨日深，恐將發反抗的運動。

以上所說的情形不是我個人的私見，是我們所得來的定縣的公意。我所說的那些情形是在平教會的報告書，宣傳品，出版物，統計表，等等文件的裏邊所沒有的。現在在定縣的平教運動已成爲國內外各界所注意的大事，這定縣本地的意見也許有些可以供參考的價值。

✧ ✧ ✧

廷 獻

的爭執。各縣的各鄉就是全國的各省；處處都是有人把持；彼此都是不合作，不相讓的。同時改革的方案，在各縣如同在全國，必須包括技術方面及制度或社會方面，而這兩方面都是十分困難的，都須程度很高的改革。我們不要認錯了；中國鄉村所須要的不是小改革，是大革命。我們平常不說鄉村革命，僅因爲革命二字在國人的頭腦裏，總是含着殺人放火的意思，而鄉村革命之對像——窮，愚，私——不是殺人放火所能打倒的。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不要認錯了：小縮影的複雜絕不在大像之下。

因為以上的見解，所以燕先生所形容的定縣人民對平教會的反感並不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鄉村人民對自外來的一切的運動都是懷疑的。「晏先生是四川人，為什麼不在他家鄉去作好事？」倘若燕先生到敵縣湖南邵陽去辦平教會，邵陽人也會問：「燕先生是直隸人（鄉下尚不知直隸已改名河北），為什麼不在他的家鄉去作好事？」其實無論什麼賢人善士到任何縣裏面去，這個問題都會發生。在這種狀況之下，一個人能在異鄉辦點事已足證明那個人多少有點可取。第二，「晏先生在定縣十年前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定縣人若有這種感想也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千字的「小教師」有個大理想要去試試，不知道「小教」師原來可以作大教授而為其理想所迫不作，也不知道研究院院長，在定縣以外的人（晏先生在內）看起來，並不是一個頭品頂帶的榮銜。晏先生的人品不在這文討論範圍之內，我確知道他若不到定縣去，他所能得的收穫，在陞官發財方面只有比現在還好。他曾在雅魯大學畢業，後入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院，像他這樣的資格和訓練而在國內各界居高位者比比皆是，這個院長的地位算不得「很大成功」了。

平教會的宣傳，有時我也覺得過火。在中國這個社會裏，招搖就是招嫉招禍，所以單從手段上看，過火的宣傳是不應該作的。但是事有經有權。處平教會的地位，晏先生既非大富翁，政府又不出經費，不能不靠中外人士的捐款。如燕先生的事業也靠捐款維持，我怕燕先生也要注意宣傳。且平教會是一種運動，會中人士務求推廣於全國，宣傳應該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當然，宣傳不應該冒功，但燕先生所指责的各點不能使我們全無疑問。譬如：「一般的農人對於選擇籽種，利用土壤，及製造又便宜又好的肥料，因有不記年代的久遠的經驗，都有有效的辦法。」這樣說來，中國的農業已是至善盡美，無須改良的。這豈不是替農人「冒功」？又如：「近十年來各村莊都有小學，大村莊並有女學，學校在鄉村已經普遍的設立，小學不收學費，無論貧富，都有上學讀書的機會。」這好像也有一點替定縣舊教育「冒功」的嫌疑，恐怕就是在教育這樣發達的定縣，兒童失學者及成年不識字者仍佔多數。至於燕先生所指责的養洋豬及洗衣服的笑話，證明平教會仍須努力研究，使農民能得着能力所及的衛生方法及改良畜種方法，不是證明平教會不應該提倡衛生及改良畜種。在十九年紀的下半俄國知識階級初作到民間去的運動的時候，這類的笑話也演出不少，可見士大夫階級，不分中外，對於民

間情形，都是一知半解的。我希望平教會不要因為有人批評而停止工作，反而要因此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在燕先生的眼光裏，平教會不但無功可言，且在定縣有種種的惡影響。第一，他說平教會使定縣人民的生活奢侈化了，因為會中的職員作了奢侈的標榜。這種影響，我想是可能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試平心靜氣的思想：我們過慣了都市生活的人是否能夠過鄉村生活；並且倘若我們飲食起居各方面事事都平民化，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工作的效率。此中的困難不是我們的生活程度過高，是平民的過低。我常聽人說，二十個中國工廠工人始能作一個美國工人所作的工。生活程度的高低與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很有關係的。我以為少吃少作不是個好辦法，或是因為日常生活不舒服致工作減少也不是個好辦法。我相信燕先生所批評的是有根據，我不過要說明這個生活程度問題還有一方面是燕先生所未顧到的。

第二燕先生說平教會引起了「教黨與非教黨的衝突。」所謂「教黨」就是平教會的一萬名會員，「非教黨」就是未入會的三十萬人民。「結果，從前一般老百姓受數十人的欺壓，現在反受一萬人的欺壓了！」燕先生這段話，我想也是有根據的。總而言之，就是定縣現在統治階級換人了

。換句話說，平教會無形中在定縣執行了一個大革命。那些原來得勢而現在失勢的人自然不滿意平教會；在革命過渡的時期，社會總有些不安。這都是極自然而且免不了現象。為國家前途計，比較要緊的是下列諸問題：（1）我們不換鄉村的統治階級能執行鄉村改革麼？（2）中國現在能免除統治階級而完全實行民治麼？（3）定縣的新統治階級是否比舊統治階級更加黑暗，還是稍為開明？換句話說，定縣老百姓的負擔是加重呢，還是減輕呢？我以為燕先生這段批評由於偏信定縣的失意的小政客和舊紳士，以他們的言論作為老百姓的言論。如我們以這般人的言論為社會公論，那鄉村的改革是永無希望的；因為他們利在維持原狀。

第三·燕先生說：『在平教縣長審理訟案的時候，亦常以農村經濟破產為理由，訓戒「地主」不得壓迫「租戶」，「債主」不得壓迫「借債人」。他又說：「因此抗債抗租之事日多，平教縣長只本主義而行，并不依法辦理。」這段批評，我相信也有根據，不過我以為平教會的這種辦法是對的。我們若不滅殺地主和債主的壓迫力，鄉村經濟的復興是永無希望的。「耕者有其地」根本是正常的，勢所必行的。惟一的問題是這種改革將由共產黨拿殺人放火的方法來

實行，還是由政府用調濟的方法逐漸執行。可惜平縣僅這
只「訓戒」地主和債主。燕先生說：「河北省軍警當局把
定縣劃作赤區。」果然，則是見當局不能分赤白。燕先生
又說：「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潛伏反動勢力。」反動「二字豈
不是有點不當；有點故意中傷。我們看了燕先生這段批
更能了解他的立場。他對於定縣的原狀，無論是農業或教
育，是完全滿意的。談到定縣現在的政治，他是與失意的
政客和鄉紳表同情的。談到定縣的經濟政策，他是偏袒地
主和債主的。所以他的批評，與其說是代表定縣三十萬老
百姓，不如說是失意紳士和地主的惡感的反映。

中國農村問題是十分嚴重，十分複雜的。士大夫階級

論青年讀書風氣

佩弦

大公報圖書副刊的編者在「卷頭語」裏慨嘆近二十幾
年來中國書籍出版之少。這是不錯的。但他只就量說，沒
說到質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來書籍出版之
濫；有鑑別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尋常的大學生中學
生，他們往往是並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書似乎更濫些；
一個人只要能讀一點古文，能讀一點外國文（英文或日文
），能寫一點白話文，幾乎就有資格寫這一類書，而且很

十之八九尚且不理，以爲問題並不存在。這是不對的。幸而有少許
上復興計畫，也感覺無從下手。在這個當兒，幸而有少許
志士願到鄉間去試驗。在此試驗期中，錯誤是免不了的，
因爲誰也沒有得着此中的秘訣；試驗者因個人性情的特別
也免不了有開罪於人的言行，因爲人都是不完全的；改革
的方案總要使一部份人士不滿意，因爲利害的關係和人們
守舊的根性。我們不到民間去的人，對這種試驗，只應有
善意的貢獻意見，不應有惡意的破壞。以燕先生的地位，
我相信他能幫助平教會改良工作的方法，同時也能替平教
會解除同鄉的各種誤會。我因爲燕先生所提的問題的重要
，寫了一些淺見，作討論的引進。

快的寫成。這樣寫成的書當然不能太長，太詳盡，所寫左
一本右一本總是這些「概論」「大綱」「小史」，看起來倒也
熱熱鬧鬧的。

供給由於需要；這個需要大約起於五四運動之後。那
時青年開始發現自我，急求擴而充之，野心不小。他們求
知識像狂病；無論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的歷史及理論，或者
整理國故，都是新文化，都不遲疑地一口吞下去。他們起

初拚命讀雜誌，後來覺得雜誌太零碎，要求系統的東西；「概論」等等便漸漸地應運而生。楊蔭深先生「編輯中國文學大綱的意義」（見先秦文學大綱）裏說得最明白：

在這樣浩繁的文學書籍之中，試問我們不是全部都去研究牠，如果我們是個歡喜研究中國文學的話。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從時間上，與經濟上，我們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總究非把牠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滿我們的欲望。於是其中便有聰明人出來了，他們用了簡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國文學做了一個簡要的敘述，這通常便是所謂「文學史」。（楊先生說這種文學史往往是「點鬼簿」，他自己的書要「把中國文學稍詳細的敘述，而成為一個系統與一個次序」。）

青年系統的趣味與有限的經濟時間使他們只願意只能夠讀這類「架子書」。說是架子書，因為這種書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這副架子，除知識慾滿足以外，還可以靠在這架子上作文，演說，教書。這便成了求學謀生的一條捷徑。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於沒有系統；現在

外便沒有別的。但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長久的；沒有東西填進去，鬼見蕩蕩的，總有一天會倒下來。

從前人著述，非常謹慎。有許多大學者終生不敢著書，只寫點札記就算了。印書不易，版權也不能賣錢，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們學問的良心關係最大。他們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幹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決不願拾人牙慧，決不願蹈空立說。他們也許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但這種認真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印書方便了，版權也能賣錢了，出書不能像舊時代那樣謹嚴，怕倒是勢所必至；但像近些年來這樣濫，總不是正當的發展。早先坊間也有「大全」「指南」一類書，印行全為賺錢；但通常不將這些書看作正經玩意兒，所以流弊還少。現在的「概論」「大綱」「小史」等等，却被青年當作學問的寶庫，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上古今，毫無窒礙。這個流弊就大了，他們將永不知道學問為何物。曾聽見某先生說，一個學生學了「哲學概論」，一定學不好哲學。他指的還是大學裏一年的課程；至於坊間的薄薄的哲學概論書，自然更不在話下。平心而論，就一般人看，學一個概論的課程，未嘗無益；就是讀一本像樣的概論書，也有些好處

說「概論」「大綱」「小史」，取其便於傳學；有些難用這類名字却不是這類書，也有些確不用這類名字而却是這類書——如某某研究，某某小叢書之類。這種書大概篇幅少，取其價廉，容易看畢；可是系統全，各方面都說到一點兒，看完了彷彿什麼都知道。編這種書只消鈔錄與排比兩種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訓練的人都能動手。鈔錄與排比也有幾等幾樣，這裏所要的是最簡便最快速的辦法。譬如編全唐詩研究能，不必去看全唐詩，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詩，只要找幾本中國文學史，加上幾種有評注的選本，鈔鈔編編，改頭換面，好歹成一個系統（其實只是條理）就行了。若要表現時代精神，還可

以隨便檢幾句流行的評論插進去。這種轉了好幾道手的玩意，好像攪了好幾道水的酒，淡而無味，自不用說；最壞的是讓讀者既得不著實在的東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機會，還養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氣。再加上編者照例的匆忙，事實，年代，書名，篇名，句讀，字，免不了這兒顛倒那兒兒錯，那是更誤人了。其實「概論」「大綱」「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張，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後，寫出來的小書；二是融會貫通，博觀約取的著作；雖無創見，却能要言不繁，節省一般讀者的精力。這兩種可都得讓學有專長的人做去，而且並非倉卒可成。

蘇俄與美國之對照

William H. Chamberlin 原著 秀馨節譯

(見 Atlantic Monthly, vol. 132, No. 1, July 1933)

(一)

蘇俄與美國之間最有力的對照可以概括於「機械化」一詞中。蘇維埃領袖們曾屢次誇示他們在「五年計劃」之下的奢望與成功，許多外國人或竟因此會想像俄國已成為機械統治一切的一個國家了。實則蘇維埃在此領域中的進步也只是限於新工廠的建設，很少影響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俄國人沒有地下鐵道運他們到事務所去。他們必須在

一個擁擠不堪的電車中掙扎着；又須爬上三四階級梯，因為昇降機總是有毛病的。在辦公室內處理日常工作時候，絕無送信情，衛生杯，以及許多美國事務室常有的設備。同樣俄國主婦行使她的職務，全然依照她祖傳的舊法，也絕無電氣冰箱，真空滌污器，電燈麵包器，或其他美國家庭間通常節省勞力的新用具。

兩國的對照，在美國小市鎮中，更予我以堅強底實證。

。我已經在蘇維埃聯邦境內遊歷過幾萬哩路我熟悉鄉村裏的荒涼景況。那兒惟一的此身之所就是「農民之家」，污穢，擁擠，且與畜糞相混雜。那末在美國中部一個小鎮——勞倫斯(Lawrence)，康徹斯(Kansas)——獲得一個佈置舒齊的旅館，有潔淨適意的臥床和近代的浴室，而且能瞭望到充塞着黑壓壓底汽車的大街上，我便似乎不免有點神奇之感。在同樣大小的一個俄國市鎮裏，你簡直看不到汽車，要有也很有限，而且由於用之過久及不善速用以致頹壞，且所有權不屬個人而屬地方政府機關。至於私有車輛則差不多沒有例外都屬於外籍居民。

(11)

俄美的對照雖說如是嚴明，可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現在兩國都有很多的市民不能獲得滿意或適當的生活。不過這恐慌的原因及其痛苦，兩國而直有天壤之別。美國視為窮困生活的情形，在蘇聯就可當做一個滿意的生活標準。美國好些城市如米羅窩基(Milwaukee)救濟失業的工作很有組織，失業者所得的食物分配量，大致與俄國許多有工作的工人之普通口糧相等。自然俄國人多自少年來就已習慣於一種非常低下的生活標準，——一件遊人容易常常忘記的事實——而現在的情形又因一種艱辛的普通意識使

人民不成痛苦。況且青年共產黨為建設祖國的信心熱情所燃燒，且昧於國外的生活情形，所以對於他僅足果腹的一點口糧，比起美國技巧的機匠已從舒適的安全生活裏被擲入一種悲慘而不安定的現實中的要快活多了。

兩國之恐慌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說起來滑稽極了。在美國，供給遠過於實在的需要；在俄國，則需要遠過於實際的供給。美國式計劃無節制祇爲了私利而成功的工業制度現已建設起宏大的生產機械，卻未曾創立相當消費能力的任何保障。但蘇維埃的統制計劃經濟制度也還未證實其能生產使全國人口有一個滿意的或差強人意的生活標準。

試一觀察鐵路運輸問題。我久居俄國之後，再回美國來旅行，簡直感覺到意外的奢侈。在俄國旅行的日常食糧，只是罐頭食品及麥乳餅，和一些靠不住的食物，因為它們只能在偶然停車時用很貴的紙盧布價格向農夫們買着；這兒呢，只要我走進飯車去，就可以隨意叫想要吃的東西。在蘇俄，我常須與當局及鐵路機關交涉，請求他們特許我乘已經十分擁擠的車。這種請求的交涉我是辦慣了。但我在美國任何地方的任何車上都容易得着下鋪，覺得非常驚異。當我旅行美國西南去時，我是臥車上唯一的乘客對於我自然是很舒服了，但對於鐵路則顯然不利。

於是我想起一個美國鐵道經理嘆息他旅行俄國時，以一種職業的羨妬之意估量着每個車站上擁擠的群眾，「啊，」他慨嘆着說，「假如我們鐵路上能有這麼多旅客，我的財政難關該早度過了！」

再一觀察農業問題。這是兩國政府很迫切一個問題。我們曉得美國是極力勸導農夫減少食物的產量；而俄國則以種種的力量敦促農人們增加生產。蘇維埃報紙費盡苦心曉諭俄國農人說他的領域是如何地幸福，在他田裏，并這像美國農夫一樣，他決不會受沒收抵押品的威脅與恐怖。這很明瞭，俄國根本無所謂抵押問題，唯一的原因就是無私有財產。可是農人已被逐出他們的住所，和許多在武裝監視之下被充發到邊疆去，作苦工的人數是遠過於美國農夫之被沒收抵押品的。昔日小康的農人所謂「居拉克」(Kulaks)者，差不多有百萬戶之多，現在大都已被「清算」掉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句頂僧皮的官話。而且，如有人不能納足糧額或被證實存怠工，那就是違犯了政府的農業規則，此時便須受放逐應拘捕的普通懲罰。去年冬天，北高加索許多村子的居民便都是因此被強制驅逐出境。

(11)

對於經濟的態度及所採以應時的方法，俄國和美國恰

立於此相反對的兩極端。我想起我正月間所看見的英國，就像陷在一無可挽救的境界中一般。關於這不景氣的原因有許多極紛歧的意見，而已誕出來的救濟方略也都是互相矛盾，且更使思想混亂。街頭行人似乎把這種國民的厄運簡直當作一種流行性感冒，希望它總有一天會自然而然地終結。

反之在俄國所表現出來的思想，都是畫一於統制之下。別的地方，絕沒有這樣的思想統制，只有意大利，和最近的德國或者有此可能。無論何時，我見一個旅行團在蘇維埃公務所，工廠，和集聯農場繞過一遭後，我就確知他們將得着某種回答。負責的共產黨員每逢和外國人接談的時候，總是牢牢記着黨的立場。那就是說，他們解釋共產主義政策和說明。此政策的困難總和他的黨綱及黨報一個鼻孔出氣。誠然，俄國也正如別的國家，有許多個人正在那裏思想，不過自由公開的討論是絕對不能存在的了。

今日之俄國與美國，都有很多可憂慮的事情，可是他那所憂慮的對像卻不相同。我從美國熟人方面探悉他們所憂慮的是目下，或迫近的失業，已經失敗的投資，和現已倒閉的，就要倒閉的銀行等恐慌。這一切，在俄國人看來都是沒有義意的。俄國的職業問題全是由缺乏人工所造成

。投資企業在一個財產公有的國度裏根本不會存在。銀行也不會倒閉，因為它們全屬國有。至於俄國的金錢，也不像在其他國家裏有義意，只有外國錢幣有一定的價值。原因在購買力的不固定。因為擁有過多的紙幣和過少的食物及製造品，俄國人便成一種狠狠的情勢，正如一句流行唯的趣語：「誰是世界最富民族呢？俄國人；因為他們簡直無法使用他們的金錢。」

他們的經濟制度雖說自然而然地使他們逍遙於美國人寢不安席的許多憂患之外，可是他們也有其特殊痛苦呢。莫斯科藝術劇院中所演最享盛名的新劇是亞費諾格諾夫（Afingnov）的「恐怖」（Fear），劇中一個老教授宣布他的觀察說，「恐怖」是蘇維埃聯邦中生命的一個動力。賣牛奶的農婦，怕她可以被稱為「居拉克」。工程師怕他會被疑為怠工。共產黨員怕被疑為叛黨。無黨籍的工人則恐懼着「赤司特加」（Cukta）——（蘇維埃公共機關定期實行淘汰不合理的工人）。

蘇維埃公民也憂患如何得食物，鞋子，及燃料，織物，和擁擠混雜的生活設備迫着大家共用一公共廚房。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話來說明兩個文化的差異：假如美國人的切身問題只是金錢收入，則俄國人的主要憂慮便是用他們的所

得的金錢尋求必須購買的東西。

我感覺得：在俄國，現實情形下犧牲最大的是老年人；在美國，受苦的是青年男女。俄國中年以上的人，尖銳地到受着與五年計劃同時產生的物質犧牲之痛苦。他們得不到應用的奶油，砂糖，咖啡，和白麵包。他們對於建設一個如特洛斯基所描寫過的共產主義「現世的樂園」之可能，也不及他們的子孫有希望。在美國，情形就不同了。不景氣的主要犧牲品正是青年男女，因為他們剛開始生活的奮鬥，就遭遇失業。

大戰後的俄國青年，其熱情已被共產宣傳燃燒到差不多近乎一種宗教的程度。他們沒有失業的恐怖，因為現有很多的工作，而且年輕人都佔據着蘇維埃工廠和公共機關中最負責的位置。自然他們也不是絕不感覺物質享受的缺乏，是對於犧牲的感覺少遜於前輩罷了。其故半由於他們富有更大的生命力及忍耐力，半由於他們希望生存長久，從現在努力中滋生出來的報酬，可以由他們開始收穫。此外昧於國外的情形也足以助他們保其快樂。他們所知道的僅限於從蘇維埃報紙上所讀到的，而報紙所告訴他們的又幾乎全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繼續着的罷工，失業，以及壓迫共產黨人的等等新聞。

報紙實在就是二國間生活與興趣的最大歧異，以及二國的普通意見的隔離之象徵。蘇維埃報紙無論在登載或者略的那一方面，都表現着與美國報紙底對照。我們要想在俄國報紙上看點犯罪的故事可謂白費心機，除了政治案件可證明共產主義者之外。俄國報紙沒有私人戀愛故事，沒有遊戲副刊，沒有服裝時式畫報，沒有社會欄，——沒有一樣像一個美國編輯特標爲「消遣品」的。

莫斯科也常流佈着某要人軼事的流言，說他已經伏屈於人類的弱點，而爲了一個妖嬈舞女竟在革命之前數日遺棄了他的髮妻，可是報紙上連一點暗示也沒有披露過。作丈夫者之不忠實的行爲，在許多美國報紙上是絕對公開的，而俄國則僅以私事目之，這是蘇維埃新聞事業的一個原則。反之，在美國報紙上祇可以偶然於特殊的商業欄裏看到的消息——如鋼，鐵，煤生產的數字——俄國報紙常是接連不斷地登在前面第一百。蘇維埃編輯連篇累牘地登載現行的經濟計劃的詳情及由此所完成的工作詳情，此外便是黨部會議，公衆言論，國家審判，和公共法令議決案等等項目。滿幅記載的常是實業界勇敢的先鋒伊凡諾夫之勤功偉績，說他如何在一個新工廠裏備了超量的水門汀；或是租

案的工頭彼得洛夫的成功。說他如何挖擊過「居拉克」暴動的怠工的蠢動，並且說他在大雨之前居然能理好他集合農場的乾草堆。

甚至於最重要的紙報，如政府機關報 *Pravda* 和黨報 *Pravda*，因爲紙張的缺乏而嚴格地限制其篇幅，所以很少超過四頁。出版物受着極嚴厲的約束，在專制之下自是意料中事。假若某報登載着反對任何列強的誹謗，那就是政府政策的反映，而非編輯的偶然意見。對外政策從來不會輕於宣布，當局也絕不受批評。凡是發表出來的，都是政府授意的或承認的。

蘇維埃新聞事業中最顯著的一個特性，像平常蘇維埃生活一般，是幾乎全沒有廣告。我們從俄國火車窗內瞭望，絕不見有廣告牌子。莫斯科報紙上的廣告也只是劇院及娛樂的佈告，和關於招攬勞工的佈告。最寫意的是房屋只有一所而要租的竟有五十人；「需要人工」的標題要比「需要工作」的多過幾倍。美國式的廣告在俄國看來，自然是浪費無用，因爲俄國製造品的缺乏已達最堅銳的程度，僅僅有一種謠言，說有一般新到的奶餅和毛織品，便足以引動人民的注意。

另一個足以加重俄美間對照的媒介是電影。荷來場的

旨趣，浪漫的戀愛和私人的成就，是蘇維埃檢查員所不許的，所許的片子很多是表演俄國經濟計劃的進行。

去年我在莫斯科看過一個典型的片子，其中主角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和一個與他發生戀愛的女工。結果他誘那女子離開工廠和他同居了的這件事，就如標題所指，簡直是奇恥大辱，不是因為他們的關係是曖昧的，他們早已到過婚姻註冊部登記過了，乃是因為她僅僅為了一種卑賤的家庭安閒之故而離棄了她普羅利塔里亞的崗位。漸漸她的良心——這個字當然有礙共產黨的語法，不過隨牠去吧——開始責備她了。當她想到無人照管的機器時，她終捨棄那個平庸的共產黨員重新回到她的工作凳上去了。自此以後，工廠裏的生產率格外增高，浪費與破壞的百分比則一律顯著地降低。

(五)

常有人說蘇俄對於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不但顯着挑戰的態度，而且是一種威脅。這種理論我很懷疑。在生活與思想的各方面，兩國都像在兩個不同的地球之上一樣，遼遠而且隔絕，比較都無從比較，所謂挑戰，更談不到了。

俄國的經濟發展，比美國要落後五十年。她必須先有大規模的道路修築，房屋建造，礦業工業，運輸及交通等

堅的工程，然後再談比較，才不致有滑稽之譏。蘇維埃領袖們，固已一再宣言，說在不久的將來，不但要追上美國，而且要超越美國。可是這目的恐怕於他們是害多而益少的。因為他們的趨勢過於膨脹的工業發展計劃，成績既不好，並且很明顯地加上於機械及人工種種實力之上過重的負擔。

兩國間社會的差別還要比較大一點。美國之開拓和立國都是根據人人自己管自己的原則，落後的人活該吃虧。俄國的基本原則則是萬能的國家要設計并管理國家的生長，不但規定人民的工作習慣，而且及於思想。方法是由一個慘忍而有實力的偵探組織 (The G. P. U.) 去撲滅那些不適合於統制計劃的特殊個人。問題就在這裏了：究竟那一種制度隱藏着較多的人類苦難呢？可是他們確實培養着兩種根本不相連繫的心理，所以我們很難意識到二者之間會有挑戰的可能。

北美合衆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聯邦國因此只能作一種對照的研究。純資本主義與純社會主義間之最嚴明的分歧，隨着時間的飛逝，或者會歸於消滅。社會演化的邁進，也許可使她們嚴明的界限漸漸歸於泯滅。到現在恐慌之號聲最後肅清之時，美國或者會放棄她獨立的個人主義

之一部分。同理，俄國或許更要一直沿着史塔林已經指明
的路線更進一步，爲了提高技術的水平線，願意給予國家
企業領袖們以較高的物質報酬和較大的個人權威。雖說有
這樣的變化，可是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美國人參觀俄國
或俄國人參觀美國這回故國之後，當敘述所看見的奇異風
俗習慣與思想的時候，還仍然能傳達於其國人以一種自覺
自信的快感。

× × × × × × ×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法辦

本刊前所特定之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凡直接訂閱本刊四十期只收刊費一元的辦法。
限於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外地以郵戳爲憑)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 報 價 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朝鮮	每月一元三角
日本	每月一元五角
國內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二角
澳門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	每月二元

第三卷

學風月刊

第七期

目 要

圖書節界的新轉變.....	吳景賢
金花近樓書目解題(七).....	金 壽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社會勾沉(下).....	丁興濤
李義山評傳(上).....	張振珮
庚子以前之中國新教育.....	陳東原
安徽叢書第二期全書提要.....	胡樸安

編印及發行：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零售一角全年十期一元

最近

中日問題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本文英]

角四元二册一裝精面布硬

桂中樞著

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桂君在上海大美晚報特開 "As a Chinese" 一欄，著論揭發日人侵華野心及其破壞公理的事實；而於外人相日言論亦多所糾正，議論極合邏輯，而又富於幽默，早已傾動一時。茲特彙印一冊，凡六十餘篇，其中文字實為人類正義所寄託，絕不存有民族褊狹之見。

Memoranda

Submitted by The Chinese Assessor to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參與國際聯合會調查委員會

中國代表處說帖

中英文對照本 一册二元五角 英文本 三元五角

本處為調查國報告書附件之一，包含我國代表處說帖二十九種。首為關於中日糾紛問題之總說帖，共分四章：(1)歷史概略，(2)中日條約關係之基礎，(3)日本對華政策，(4)日本之行為與國際法與條約。餘為關於不平行機關，日本佔領東三省之事實，二十一條條件，萬寶山事件，日本所謂五十三點案之事實，日本破壞中國統一之謀畫，紙貨問題，日本違約修權之二十七種案件，滿蒙問題，東三省海關稅務政策之經過，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等各一面之詞說帖。



- 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 陸奧宗光著 陳柏壽譯 一册二元二角
- 日本侵略滿蒙之研究 朱復著 一册六角
- 中日外交史(新時代) 陳博文撰述 一册六角
- 國聯盟約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合訂本 木宮泰次著 一册一角
- 中日交通史 陳博文撰述 一册六角
- 日本現代史(新時代) 小泉八雲著 胡山源譯 一册八角
- 日本與日本人 小泉八雲著 胡山源譯 一册六角

東省刊叢

- 東省刮目論 蘇同散著 一册二元
- 黑龍江 湯爾和譯 一册五角
- 到田間去 湯爾和譯 一册二元
- 滿鐵外交論 湯爾和譯 一册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